

城市的表情——《穿牆故事》

自由時報記者 王昱婷



穿牆故事：再造柏林城市
沈祉杏作/田園城市
9207/420元
ISBN 9867705114/平裝

一座城市，有許多故事。在集體之中，建築物，是它的表情。

走過兩次世界大戰，兩次的戰敗，讓德國從世界強權，一度成為全球的戰犯。戰後內在的反省，在城市的建築映像。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曲，柏林被一分为二，冷戰時期，這座一分为二的城市，再度築起一道名為自由與共產的圍牆，在那個冷冽的年代，柏林圍牆邊，許多故事在上演。柏林，曾經是一座政治地標上的孤島，也有一道遠比形體高大的圍牆，如今，圍牆不見了，牆裡牆外分隔多年，裂縫真能就此撫平？

「一座城市，有時比一個女人更耐人尋味」（《穿牆故事》，序）。沈祉杏是柏林工業大學建築工程博士，自承在柏林住了十多年，感覺就像結婚十多年的夫妻。雖然熟悉到幾乎厭膩，但要離去，總有不捨。

用這種心情去看待城市，或許出自於一種莫名的生活絮念，可是，柏林不美艷，卻也是事實。

沈祉杏說柏林，「並非溫柔，並非美麗，並非睿智，並非仁慈，並非包含，並非排斥，並非傳統，亦非現代，但她有她的風情。一種難以言喻、在其他城市裡感覺不到的獨特調調。」沈祉杏用這種心情，去看柏林，去看戰後的柏林。

《穿牆故事》是用建築去看柏林的故事。與其說這是一本介紹柏林當代重要建築的導覽書，不如說，柏林透過這些建築物，在展現自己的個性，平靜的看待自己的過往與未來。

建築的手法，就像構成城市表情的一個嘴角淺笑，或是眼底的情意。在柏林的建築體中，理性似乎是互古的原則。

「黃金二年代的柏林女調，沙啞男性化的嗓音，與瑪蓮·底特律希的風格有什麼關聯？哪些前衛寂寞的藝術家、哲學家或科學家曾在哪一條昔時沒沒無聞的巷裡度過人生的黃金歲月？昔時納粹行軍主道的菩提樹下大道是否種了菩提樹？荒蕪多年的昔日猶太商店內的一張鑲著橢圓木框的發黃照片裡，那個有著嚴肅表情的少女哪兒去了？百年音樂俱樂部廁所地板所使用的古典馬賽克圖樣是哪一藝術時期留下的痕跡？新興的繁華購物商圈，到了夜裡是否空無一人？拜訪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好音響效果的柏林愛樂廳的高貴政商名流們，是否在演奏時睡著了，所以交響樂的結尾總要敲鑼叫醒聽眾？地鐵站出口階梯上，閒閒不做事伸手跟你要錢的年輕龐克族，為什麼有錢染髮養狗穿戴



時髦？1989年被拆下的圍牆，現今遺留的那一小段，是為了讓觀光客憑弔，還是做為日後重修圍牆的憑藉（統一後，東西德兩邊許多人很想將柏林圍牆重立起來，還戲言再加高公尺）？被德國老太太餓得撐了的公園裡的野鴨，到了冬天是否還保持候鳥天性而群飛遠方？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地段上，為什麼荒荒涼涼空著一大片你怎麼想也想不透的土地？而不起眼的街角牆上的彈孔訴說了哪一樁生離死別的往事？」（沈祉杏，序）

走過 20 世紀的滄桑，盟軍進駐，讓柏林一分为二，也是冷戰時期善惡交戰最典型化的城市。歷史的傷痕，柏林似乎冷漠。

沈祉杏以德文 "Berlin"（柏林）、"Einheit"（統一）、"Raum"（空間）、"Leben"（生活）、"Internatinal"（國際）與 "Nachdenken"（省思），標出 Berlin 這個字，這些德文字所涵構的主題，與兩德統一後的柏林都市、建築發展有著深切的關係。在這些德文字義涵指的主題下，挑選出統一之後柏林的新建設案例。而沈祉杏所舉案例的挑選標準以下列指標為準則：1. 所涉及的問題較具代表性；2. 在建築上達到較為優秀的成績。

「統一後的柏林，變得非常政治化。」（頁 25）二次大戰以前的德國，是納粹的國家主義政權，當時的建築呈現整齊的排線，不人性的超大尺度。而統一後的德國，則必須在對其他國家釋出善意的同時，展現人道和平的政治立場。

在歐洲國家中，像柏林這樣必須承載高度政治性，以及都市重建的城市並不多。而在重建的過程中，作者也帶領大家看到柏林政府在保守、傳統與自由主義的矛盾中，如何展現在建築的語彙中。

做為統一後德國的首都，柏林的建築群像中，最重要的就是一連串政治與金融機構。在統一後的政治性建築語彙裡，新興的政治性建築物都傾向使用柏林傳統的理性建築語彙，並在建築外立面上使用大量的玻璃以顯示政治的透明性，而大部分的政府部門也都開放某些部分給民眾參觀，或是提供部分空間做為藝術文化展覽之用。代表著民主開放與重視文化的建築空間手法。

以新國會大廈為例，輕盈的結構與優美的線條，還有個長期開放給民眾的穹頂，「當人民登上國會大廈的最高處，向下望是國會議廳，政治決議過程清楚攤在人民眼下，總理與議員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著，人民登上穹頂峰上，柏林市景全在腳下。」

（頁 31）



整修後的舊帝國議會大廈—玻璃穹頂（取材自本書第30頁）

更例如總統府，「謙虛內斂的建築語彙，更是表現在建築立面造型上，門窗等開口特意不使用凹凸效果，形成一完整封閉的外牆面，外牆使用表面磨光的深黑色天然石材，因為細部施工的精準，而使整棟建築的立面有如一張乾淨的黑紙，這種氣質，符合一般德國民眾對於身為總統應有的人格想像。」(頁49)

在戰後柏林重建的政治性意涵高的建築物中，理性、保守與民主的價值，是其中的關鍵元素。

廣場或許可以被規劃，但不能保證廣場的誕生。廣場是歐洲城市重要的元素，而在柏林的廣場重建中，除了需求，還有歷史問題要去滿足。就像柏林宮殿廣場的重建。消失的皇宮，讓現今的廣場只是一片荒蕪。經過 20 世紀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以及民主的追尋，宮殿廣場要恢復什麼樣的「原貌」？反映德國人謹慎的作風，宮殿廣場的重建案討論了 10 年，經過數次競圖，最後仍傾向以重建一個皇宮建築式樣，與週邊環境最能融合。然而，在現代與古典之間，有些問題，卻不只是單純恢復原貌如此簡單。



總統府（取材自本書第46頁）

歷史的反思，是柏林建築群中傷痛的一頁。身為戰敗國及兩次大戰的戰犯身份，德國政府在國際督導與本身人道主義提升下，對過往暴行的反省已經深入城市空間的各個層面，紀念碑隱於四處，但至於效果如何，就已非建築文化單方面可以掌控。

就像是從煙雲慵懶中醒來，柏林的理性與深沈的哀傷，構築了城市的面相。

從建築看柏林的過去與未來，從這個城市，再看回同樣位於 20 世紀座標的臺灣，兩者之間，幾乎沒有相同之處，對於歷史，臺灣城市的人民，依舊懵懂。

2003 年 10 月 17 日，國家臺灣文學館正式開館。對於走過一世紀的臺灣文學而言，這個文學館的成立，似乎來的太遲。這個文學館，正對著湯德章紀念公園，本身就是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的臺南州廳。巴洛克式的華麗建築，代表日本 20 世紀初期建築美學的頂尖。而今天的臺灣總統府，就是日據時期的臺灣總督府，高聳的尖塔，是殖民政府權力的表徵。同一時期，在泰國舉行的 APEC 領袖會議，馬來西亞總統馬哈地對於臺北即將揭幕的 01 大樓說出的亞洲最高的評語。城市的變貌來的如此快，百年時光的交錯，卻看不見內省。

或許是沒有極大的破壞，舊時代的一切，被無聲的接收。因此我們看到殖民政府的總督府，成為國民政府的總統府，臺灣第一次的下黨替後，也依然是總統府。而在臺灣的百大建築中，日據時期的美學，依舊牽動當代建築師的心，只不過，歷史歸於歷史。

臺灣城市的歷史紋路，不是來自戰爭的破壞，而是來自經濟發展與人性貪婪。在認同的錯亂下，城市的歷史變得不可貴，自然也無需在意。於是我們看見它起高樓，又看見城牆傾頹。也因此，我們看到柏林書寫的可貴，在這樣一個具有德國普遍性格、看似無趣的城市中，書裡提供了多少可閱讀的故事。也讓我們看見自身歷史意識的貧乏。